带上80部经典，我们开启一场“环球旅行”

80本书，是80堂文学课，从新锐的当代作品到永恒的经典作品，从冷酷的犯罪小说到天马行空的奇幻作品，都被他纳入独一无二的私人“旅行书单”。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视觉中国供图

擅长旅行的人会撰写攻略，热爱读书的人能推荐书单。还有人，能把两件事结合在一起，让你在文学里完成一趟轰轰烈烈的环球旅行。

2020年春夏，当所有旅行都被取消的节点，哈佛大学比较文学讲席教授、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大卫·丹穆若什教授，决定以80本书的形式开启“纸上航行”。80本书，是80堂文学课，从新锐的当代作品到永恒的经典作品，从冷酷的犯罪小说到天马行空的奇幻作品，都被他纳入独一无二的私人“旅行书单”——《八十本书环游地球》。

丹穆若什模仿凡尔纳《八十天环游地球》中的福格船长，但不同的是，他的起点变成了自家书房，交通工具则是一本本书籍。每天凭借一本书带来的灵感，这位文学“船长”带领读者从伦敦出发，途经巴黎、开罗、耶路撒冷、加尔各答、京都、上海……直到再回到伦敦。

从伍尔夫、狄更斯、但丁到卡尔维诺、沃莱·索因卡，再到吴承恩、鲁迅、张爱玲、莫言、北岛、三岛由纪夫、马尔克斯和奥尔加·托卡尔丘克……读者随他一起探访世界各地，与经典和现代文学对话，触碰当地风土人情。

爱读书的人，分分钟能开启一场“纸上壮游”。地球上那个地理坐标，也因为文学而被赋予了新的生机。

用文学重建生活的秩序：每天用一本书到达一个地方

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曾评价：“丹穆若什教授是世界上读书最多的那个人。”

大卫·丹穆若什是哈佛大学厄内斯特·伯恩鲍姆比较文学讲席教授、比较文学系主任，哈佛大学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曾在全球50个国家讲学。他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方面著述颇丰，代表作包括《什么是世界文学？》《被埋没的书籍》《比较多种文学：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等，编有《朗文世界文学选集》（六卷本）。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里，一座城市能对应一群作家、一部作品，随便翻开一页都能让你“打卡”得眼花缭乱。

伦敦的关键语是“发明一座城市”，想象一下在那座城市街道闲逛时，弗吉尼亚·伍尔芙、查尔斯·狄更斯、阿瑟·柯南·道尔这些作家走过你身边；到了巴黎，你就来到了“作家的乐园”，是时候重温一下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或者杜拉斯的《情人》；纽约是“移民的大都市”；来到中国的城市，从上海到北京，丹穆若什书写的是吴承恩、鲁迅、张爱玲、莫言、北岛。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中文版译者，同时也是作者学生的宋明炜提到：“丹教授有一个最基本的信念：透过文字让人与人之间建立良好的沟通。”

丹穆若什尝试用文学重建生活的秩序：每天用一本书到达一个地方，每周“旅行”5天，16周完成一次“环球航行”。于是，自由的文学突破了隔离与屏障，为世界各地的读者打开了窗、架起了桥。

“丹教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契机，能够重新认识文学的意义。我们总是觉得文学没用了，觉得它很虚，也不能创造GDP——但就在那个时候，你突然发现越是虚的恰恰越是最自由的，能够把我们联结在一起。”复旦大学教授严锋认为，文学是我们在危机时刻的避难所，文学能把内在和外在打通，让人和人重建一种联系。

从文学出发又超越文学，打破虚实的“次元壁”

写到伦敦，写到《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丹穆若什说，世上难得有夏洛克·福尔摩斯这么成功的文学人物，不仅在文艺作品中不断重获新生，在伦敦当地甚至“获得实形”。

英国广播公司对英国青少年的一项调查中，超过一半的受访者相信福尔摩斯是真实人物。即使确切说这个人并未存在过，但很有趣的是，大家可以访问他位于贝克街221B的客厅——那个地方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博物馆，入口上方牌子还注明了这位著名“住客”的身份。

“受过夏洛克训练的游客会敏锐地注意到，日期并不是他不存在的生卒年，而是那些故事发生的年代。”

文学作品的“虚”，与现实世界的“实”，巧妙地缠绕在一起。这何尝不是文学的魅力？

严锋说，他现在特别喜欢这种“次元壁打破的瞬间”，虚和实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这种旅行从文学出发，又超越了文学。“贝克街221B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东西，完全虚构的门牌号。但它通过文学读者，最后获得了一个形体，真的成为一个门牌号。”

严锋指出，《八十本书环游地球》的文本本身是关于旅行的，读者能从中看到很多时空维度的穿越，“从最虚最无形的文字，一直到更具有实体性的行动、旅行、合作、互动和参与”。

“这种虚实结合、虚实融合，虚实当中你生我、我生你，很有今天文化的特点，但是文学当中很早就有。丹教授不但把这个文本的意义揭示给我们，而且用他的行动来向我们展示文学的虚实相间、虚实相生的力量。”严锋感慨，他现在越来越感觉到，“虚”不是假，在文学艺术当中，虚拟中包含很多非常真实的，或者即将变成真实和现实的东西。

在旅行中成长，重启我们时代的“文学壮游”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不仅为全世界的读者建立了文学上的联系，也为译者建立了难得的联系纽带。

2020年，当丹穆若什有条不紊地进行他的纸上环球航行之际，宋明炜萌生了一个主意：为这个周游计划做一条中文版的并行轨道。

宋明炜着手组建起中文版翻译团队，陆续组织了18位译者，将丹穆若什的文章同步翻译过来。在持续16周的翻译工作中，译者们也得以从现实生活中抽离出来、进入自由的文学空间。

宋明炜很早就知道丹教授是《魔戒》的骨灰级粉丝，所以他们把自己这支中文翻译团队，命名为“护书使者团”。

“我们大家在翻译的过程中，无比快乐，我们有一个群，大家在群里，每天讨论这些翻译，每天像过节似的。讨论过程也会产生很多快乐，包括翻译上，我们会为一个词去争论。”

宋明炜认为这本书有很多有趣的地方，例如作者写他的姑母已经九十几岁了还想再去世界旅行——既写专业事，又写琐碎家常。“这既是一本文学书，也是文学和生活联结在一起的产物。这是一个实践：文学可以成为这样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哈佛大学的教授，看起来写的都是学术性的东西，里面也透露出许多的生机。”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在中国的“文学首航”发布会，主题为“重启我们时代的文学壮游”。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本书译者之一康凌说，“壮游”在现代文学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它讲的是青年人怎么成长的故事，青年人必须通过在世界当中的旅行克服各种困难，把克服困难的过程融化在自己生命当中，慢慢成为完整的人。”

在康凌看来，读者要记得的是：这样的旅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高卧在床头翻书或只是在图书馆看书而已。“借用福柯的一句话，这当中体现的是不屈不挠的博学。”

《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结尾：丹穆若什写了“第八十一本书”。

他很幽默地说，就像“凡尔纳不满足于把他的主人公仅仅送去环球旅行，还把他们送去月球，送到海底两万里以下”。所以，无论选择何种方向开始旅行，我们永远无法止步于第八十本书，这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旅行。

《大鸟》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

好的故事里，人物会长出血肉。

□ 叶一格

近年来，儿童文学作家以令人惊喜的创作成果加入主题出版的浪潮中，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最富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之一。儿童文学以善为美的本质与生态文明的宏阔主题在彭学军的作品《大鸟》中形成了和谐的交汇点。这是一个关于治愈与选择的故事，也是一个诗意盎然的寓言，呈现出扎实绵密的生活质感与积极丰沛的童年力量。“飞时遮尽云和月，落时不见湖边草”，白鹤之美，自古以来便是鄱阳湖畔最动人的一道风景，年年岁岁都如期归来的白鹤，在书中被演绎为极度浪漫的文学意象，亦是寄托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珍贵承诺。

《大鸟》是作者用心送给孩子们的礼物，行文流畅，情真意切，通过周蔷种藕护鸟一波三折的经历以及内心理想的实现过程，引发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让关于个体生命成长的故事拥有了更开阔的格局，更具有时代意义和奋斗价值。

主线人物身上的成长性非常清晰，周蔷、蒿子和那些孩子们都各自拥有自己完整的成长逻辑，正如巴赫金的成长小说理论所强调主人公的变数与动态特征，相比起常态化的固定的典型性格，这种变化性正是人物重要的魅力所在，也成为故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大鸟》里关于成长主题表达层次是多重的。其一，透过对弱者的善意，完成童年周蔷与成年周蔷的对话。那个曾因自己的能力过于渺小没能帮助小羊而耿耿于怀的女孩，长大后投身于白鹤救助，实际上也是自我内心的治愈过程。其二，以蒿子为代表的那些孩子们与童年周蔷也形成对照组，是平行时空中更有行动力、更勇敢，也是更加幸运的周蔷，被精神之光点亮的火种，渐成燎原之势。成年周蔷的坚持、执着、无私、奉献，像自由而温暖的风，吹散阴霾，帮助和她一样的孩子们慢慢坚定作为守护者的信念，这种勇气足以支撑他们抵御过去和未来的风霜雨雪，奔赴更辽阔的世界。

强调儿童独立性的儿童本位论，在五四时期对于颠覆陈旧观念、推进现代儿童观的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在尊重儿童作为独立主体而存在的同时，也加强了儿童与成人主体之间的区分。任何文学理论都有其时代性，在当下新经验的表达中，童年与成年之间也绝不是能被简单的二元理论所定义，或是理解为某种概念化的分离关系。《大鸟》践行了儿童本位的去概念化，把周蔷设定为其中的灵魂人物，对待自然生灵与生俱来的善良是其最重要的人物底色。作者将周蔷的成长聚焦到了最本质的个体存在立场，不流于说教，而是帮助童年周蔷和成年周蔷实现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完成了一个少女的成长与自愈。由于年龄限制导致的狭隘终会被时间所消解，尤其是当她被更广阔的天地和更崇高的理想所震撼之后，那个一开始只会跟在男朋友背后拍照，并不完美，会逃避、自我怀疑的女孩，逐渐拥有了为理想坚守的勇气，成长为孩子们和村民心中的主心骨，带领大家共同守护那些可爱的小生命，只要信念在心，就无惧短暂的挫折与困境。

作者在谋篇布局上也颇具心思，开篇以孩子的视角来看一个在藕田边落泪的女人，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与悬念，此时的周蔷身上更多的是配角属性，但后续的书写中，作者很好地完成了情绪递进，依据叙述的需要跳跃到以周蔷为主体的情节线上。故事主体重心的牵拉也促使了叙事策略的灵活转变，并非依赖叙述人称的生硬转化，而是通过氛围构建、背景引入等多样化的叙事策略以及极强的共情能力，带领读者真正进入这个世界，找到投射情感的重心所在。文中多次出现年轻人和大鸟的故事，是某种关于未来的寓言，一个结尾深情美好，一个血肉淋漓，两种不同的选择，预示着人类面对自然生态和其他生命的态度，如果我们爱护、尊重且敬畏自然，便能和谐共生，但若一味利益至上，对他人的痛苦视而不见，竭泽而渔，最后只能一无所有。《大鸟》用实际选择为我们作了一个示范，故事结尾处被高高举起的羽毛，是约定、认同，预示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好的故事里，人物会长出血肉，和文字外那些跳动的鲜活心脏相连，会和读者经历的人生，走过的道路产生某种神奇的互动。少年儿童的阅读需求永远是儿童文学的起点，理想高度与审美张力缺一不可，《大鸟》在极为明朗的底色上，轻盈书写了少年们成长的疼痛与收获的甘甜，抒情内核与宏大主题交相辉映。在作者精心构建、美若童话的世界里，万物都充满努力生长的热情，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冰蓝色天空下极其浪漫的鹤舞，托起一片落英缤纷的想象天地，让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被赋予了阅读层面的美感，那些为之努力的人们，与其说是牺牲，不如说是选择的必然，让孩子们更加相信人间本就应该填满这些闪亮、温柔又坚定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新时代生态儿童文学无限光明的创作前景。

（叶一格，鲁迅文学院教研部青年教师、助理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现当代文学硕士）

阅读观

碰撞式读书：把你的对话感官调动起来

读书的快乐，思想的愉悦，一本书在读后能够沉淀下来的，就在这个活跃的对话过程中。

□ 曹 林

读书不是什么热闹的事，而是孤独的，安静的，独处的，深度沉浸在一本书所构建的思想世界里。一个专注的读书人看上去好像很安静，心无旁骛，但内在的对话感官却异常活跃和热烈，每个思维触角都保持着敏锐火热的对话状态：用自己的生活跟作者对话，拿这个作者跟另一个作者对话，跟历史传统对话，跟当下热点对话，把自己一分为二，跟自己过去的某种偏见对话。读书的快乐，思想的愉悦，一本书在读后能够沉淀下来的，就在这个活跃的对话过程中。

一个读书人，他外在的对话感官可能是笨拙的，远离社交的热闹，在人群中会觉得很孤独，不喜欢搭讪和交流，但内心的对话感官却非常发达，打开一本书，世界就是他的了。沉思状态中，人能从自身“出离”，形成一种“自失状态”，将自己沉浸于那个对象世界之中。

真正的读书，需要这种充分将内在对话感官调动起来，不断保持对话的碰撞式读书，思想不是某个教条式的结论，而正是在对话中所碰撞出来的。比如读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由于他们的行动与结果之间有着很长的链条，人们的道德意识就会模糊从而导致道德盲视。由此，很容易就想到了当下煽动网暴的那些网民，他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发了一个帖子而已，每个网民都这么认为，网上与网下、行动与结果间隔着很长的链条，于是就形成了那种对网暴的道德盲视。“链条”这个词，汉娜·阿伦特也提到过，她说：当罪恶的链条足够长，长到无法窥视全貌时，那么每个环节作恶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读书时保持对话的心智，活化为自己的思想，写作时才能将读过的书信手拈来。所有深沉的阅读，都得有自己的生活体验、感悟、思考做底色。经过对话的碰撞，死知识才能变成自由调用的“活思想”。

哲学家陈嘉映谈到读书时说，读书这件事，从来不只是为了吸收信息，读书把我们领进作者的心智世界，我们通过阅读与作者交谈，培育自己的心智，而不只是搜寻信息。读书是在对话中训练自己的心智，而不是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人的“跑马场”。鲁迅是这样说的，倘只看书，便成了书橱，自己的脑子被别人的马践踏个遍，就没有自己了。

读书应避免单一信息的刺激，只知其一，等于无知，那叫“无知的确定性”，思想之为思想，在于总有某种“不同”形成激荡，在碰撞中获得新知。书里说的是过去的事，那么跟当下的热点形成对话；书里讲的是西方的语境，那么跟中国的现实形成对话；书里提供的是一种社会学视角，那么用传播学视角与之对话；书中对某种现象持批判态度，那么能不能用一种相反的态度与之对话。

对话体现了一种“主动的思考”，读书应该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把作品当成某种思考的对象，而不是全盘接收。作者写书创作内容，是一个生产的过程，而读书不是对“内容生产”的“消费”，而是一种再生产，在对比、参照、批判、质疑、印证、归类、概括等对话式阅读中进行再生产。

有了这个再生产过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作者的思考才能融汇为自己的思想，写作时的引用，不是从“读书记忆库”中搜寻信息，而是在自己的心智系统中调用知识，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大学者的“好记性”，靠的当然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读书时的某种对话碰撞形成的知识标记，已经将内容深深地刻在脑子里。

新闻学大师方汉奇的好记性就是这么形成的，方先生读书时喜欢做卡片，这些读书卡片有什么用呢？有一次方先生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谈到这些卡片，帮他的记忆形成了一张立体的网，他说：一个新的材料掉进去，立刻就被这张网锁住，成为它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你的这张网大且厚，自然产生的联想和提示就会让你接受新信息相对容易；反之，你的网又薄又小，基础不够厚重，那记忆就比较困难。方先生强调：所谓天才超群的记忆力，秘密不过如此。

用我的青春 点亮你的心愿

——临沂大学“百万大学生进社区”行动展示

健康义诊关爱长者、科普课堂点亮孩子梦想、非遗文创弘扬传统文化、艺术墙绘扮靓乡村美丽容颜……自临沂大学“百万大学生进社区”行动“青春志愿·点亮沂蒙心愿单”启动以来，社区群众“点单”，学生精准“配送”，临大青年学子与沂蒙人民开启了千万场双向奔赴的故事……

通过“沂蒙心愿单”小程序，临沂大学常态化开展百万大学生进社区志愿实践活动，学生们“平时”走进学校周边社区，“项目化”走进青春社区、特色社区，寒暑期“返家乡”“三下乡”走进沂蒙社区、乡村，形成“校地结对-社区点单-学校派单-学院接单-配送好评”，点亮“沂蒙心愿单”的一条龙服务流程，精准对接老区人民需求，为社区发展注入青春新动能。

经不完全统计，自2023年4月以来，临沂大学27个学院（校区）与临沂市12个县区结对共建，走进200余个社区，开展活动400余场次，参与志愿服务人数20426人，覆盖社区群众超过10万人次。

“沂蒙心愿单”把服务送到街头巷尾

如何顺畅地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温暖到“心坎上”？这期间需要大量的沟通、对接工作。

“前期，我们走访调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方案、相关政策、服务标准，组织评估和正向激励工作。同时大力整合‘政、校、企、社’资源，设计开发了‘沂蒙心愿单’小程序，以确保活动顺利开展。”学校团委书记表示。

学校协调各方资源支持，统筹做好各县区与学校结对工作。通过“心愿单”小程序，将社区“点单”、学校“派单”、学院“接单”、学生“配送”、社区“好评”等环节纳入线上闭环管理，不断完善县区、学院、社区“1+2+N”工作机制，在确保一个县区至少有两个学院服务的基础上，以“三步走”的形式，分时间、分距离、分类别链接多元化社会实践项目到社区群众。

学校团委根据各学院实际和社区需求制定“心愿需求菜单”，全程做好沟通对接、志愿服务。各学院发挥专业优势，与结对县区对接需求，“接单”后细化工作方案，做好动员培训、志愿者管理，1个社区至少配备1支实践服务队，每支队伍配备1名带队指导老师、1名优秀团员兼任镇（街）、社区（村）团组织副书记，确保落实服务人次和服务质量。

“沂蒙心愿单”高效的运行制度、“政、校、企、社”资源的互联互通让百万大学生进社区活动百花齐放，让美丽的“志愿红”绽放在沂蒙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

点亮“沂蒙心愿单”收获点赞小红花

“实”秉承了沂蒙人民的朴实民风，体现了临沂大学的办学实际，更展示了“沂蒙心愿单”的贴心暖心。

2023年6月，团临沂市蒙阴县委通过“心愿单”小程序发布点单心愿，希望在“六姐妹”故乡烟庄，结合红色文化，用艺术赋能村容特色。美术学院团委接到任务后带领师生志愿者团队对烟庄村进行三次考察调研。从确定“弘扬沂蒙精神 推进乡村振兴”主题文化墙，到测量统计所绘墙面数量与尺寸，再到设计出20余幅墙绘图稿，志愿者团队用了11天时间，完成了10幅150余平方儿童革命题材红色墙绘。

“作为临沂人，我们对家乡充满自豪，也很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希望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发挥优势，为家乡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当“沂蒙心愿单”发布后，传媒学院邵同学在个人微博上写道。

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商务日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直播带货走入人们的生活。2023年暑期，传媒学院“青春赋能乡村产业振兴”实践团来到临沂市河东区汤和镇海棠园开展助农兴农活动，实践团成员详细了解海棠的品种、产量、特色等相关知识，精心拍摄制作宣传视频，熟练利用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热心为农民推销农产品——红玉海棠，用新媒体打开新的销售方法，拓宽海棠的销售渠道，主动担任起带货主播的主角，利用专业所学助力乡村振兴。

“用大学生们的新鲜办法，及时抓住了花期销售，不仅销量大价钱好，还签订了很多固定客户，真的很感谢他们！”海棠种植大户张大叔每每说起，脸上是掩不住的喜悦。

点亮“沂蒙心愿单”后，学生们收到了社区群众在小程序上送的朵朵点赞小红花。一朵、两朵、百朵千朵……不断增多的小红花汇聚成了耀眼的“沂蒙红”。

“沂蒙心愿单”实践育人筑梦亦圆梦

“社区服务为我提供了一扇接触社会的窗户和锻炼的机会，虽然每个人的能力有限，但汇聚在一起就是强大的力量”，法学院2019级学生李同学这样说。

步入大学校园之初，李同学就经常思考如何为社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大学期间，他经常参与乡村振兴志愿服务，服务时长累计1000余小时。作为志愿宣讲团负责人，他多次带队开展普法宣讲、社区服务与支教助学等多元化志愿服务项目，将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运用到志愿服务中去，以实践感受乡村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为他以后的驻村工作夯实了基础。他说，让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走进临沂市社会福利中心，看到那些虽然失去了父母的呵护，却依然对生活充满了好奇和期待的孩子们，他的心隐隐地痛。当活动结束时，一个小男孩忽闪着水灵灵的大眼睛，拉住了他的手，怯怯地轻声问：“哥哥，你什么时间再来看我们？”简短的话语、依依不舍的眼神，让他陷入了沉思，让他明白了志愿服务的意义，就是给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们带来温暖和力量，也让他从志愿服务中汲取了无尽的养分，收获了宝贵的成长。2023年6月，毕业时节，他立志到更加艰苦的地方去服务社会，服务基层。最终，通过层层选拔，他如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西部计划志愿者。

“青春奋斗正当时，不负韶华不负己，大学生作为一股先锋力量，奋斗在最前线，扎根在最基层，青春才更加靓丽！”李同学这样说。自西部计划项目实施以来，学校共派出826名志愿者服务新疆、西藏、甘肃、贵州等西部边远地区。不只在西部，在更多的地方，在临沂国际马拉松比赛、创建“三优”文明城市建设、每届RCEP区域（山东）进口商品博览会以及省市级体育运动和文艺活动的台前幕后，都有临大青年志愿者的热情参与，他们用真情奉献、细致服务，为沂蒙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贡献着青春力量。

学校以“青春志愿·点亮沂蒙心愿单”百万大学生进社区志愿服务为依托，通过打造一批大学生社区实践典型项目、培育一批大学生社区实践特色品牌、共建一批大学生社区实践服务阵地、形成一套高校大学生社区实践结对工作机制，积极探索构建校地合作的实践育人新模式。2023年，学校5个先进集体、1个示范项目、9名先进个人获省级“百万大学生进社区”社会实践项目表彰。

（信息来源：临沂大学） ·广告·